

目摇录

摇摇摇摇引摇言·····	员
一摇道光后期的水患·····	猿
震研封——险象环生的	
摇二百天·····	猿
震国难与河患的交错·····	员
震长江——狂澜四起的	
摇三年·····	怨
二摇多灾多难的咸丰时代·····	圆
震黄河大改道·····	圆
震飞蝗七载·····	猿
震绵延一朝的悲剧·····	源
三摇丁戊奇荒前后·····	源
震骇人听闻的震	
摇震年·····	缘

赈义赈——空前的社会	
摇救灾模式	远园
赈阳肃大地震	远愿
四摇世纪之交的自然灾害与政治风云	苑园
赈北方水患与甲午战争	苑园
赈华北大旱与义和团运动	苑怨
赈陝变与民变——辛亥革命前的	
十年	愿缘
五摇旧患无穷的新纪元	怨源
赈被淹没的明珠	怨缘
赈似曾相识荒再来	员园园
赈百年不遇的海原大地震	员园怨
六摇水旱交乘的“黄金十年”	员员缘
赈西北华北大饥荒	员员远
赈江淮洪波劫	员员源
赈陝收成灾及其他	员员猿
七摇黄泛区的挽歌	员员源
赈扒决花园口	员员圆
赈一决九年患	员员愿
赈重建家园梦难圆	员员缘

摇摇

八摇灾荒发生在不同的区域.....	员圆
甌国统区——无声的死亡	员圆
甌敌占区——饥荒制造所	员圆
甌边区——另一个新世界	员圆

引摇摇言

这本书要回顾和介绍的是，发生在1911~1949年间的自然灾害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史事。近代中国不仅是一段政治意义上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又是一段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覆盖面广和天灾人祸相互交乘的历史时期。据有的学者统计，晚清时代（1840~1911）的270年左右里，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5000起，按年次计，少则缘起（1850），多则缘起（1852），年均约缘起，每月约缘次。另据有的学者统计，这个时期的清代版图上，每年约有缘个省区遇到各式各样的灾情，这已经超过了清政府一级行政区的缘。换言之，每年都有大半个中国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无情袭扰之下。进入民国以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观。在这一百年里，发生过多次几十年不遇、甚至前所未遇的大灾荒、大饥馑，这些大灾荒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要完整而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一部中国近代史,灾荒是一个显然不应回避的方面。当然,用几百万字的篇幅,对近代社会和如此频发的自然灾害做出全面、深入的叙述,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力求概括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自然灾害的总体面貌,以及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灾事,联系国情做尽可能详细一点的描述和回顾,对有些与灾荒相关的历史问题,也做一些分析。

我们还想告诉读者,在人类还不能控制自然的情况下,灾荒既是一个过去的话题,又是一个现在的话题,还是一个将来的话题。从1980年到2000年,全球正在开展“国际减轻灾害十年”的活动,恰恰在这个当口,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朝鲜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发生了惨重的自然灾害。仅1989年,全球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近万亿美元。我们在这个世纪之交回顾上个世纪之交的百年间的灾荒历程,看看近代中国灾害频发,与外国的侵略、政治的动荡、统治者的腐败,是怎样造成人民的痛苦、社会的停滞,这会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国情的理解。以往救灾、治灾的历史教训,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灾荒,不无借鉴意义。

一 摇道光后期的水患

提到道光朝，我们会马上将“~~1840~~——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联系起来，习惯地想到国难当头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实际。鸦片战争和作为其结局的《南京条约》，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震颤实在是太剧烈了。但是，鸦片战争毕竟覆盖不尽~~184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全部苦难。从~~1840~~年到~~1843~~年，发生了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七八年后，又发生了连续三年（~~1850~~~~~1852~~）的长江水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自然灾害的为患上看道光朝后期的中国社会，也许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彘阡封——险象环生的二白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秋以后，古城

开封的居民因黄河决口，经历了长达 愿个月惊心动魄的“非常之险”。

当年夏天，黄河出现全流域性的涨势。甘肃宁夏府，黄河于六月初八至十一日涨水八尺一寸，河南陕州万锦滩黄河于六月初五、初六、初九等日七次共涨水二丈一尺六寸；河南武陟沁河于六月初五、六、七日三次涨水四尺三寸。这场黄河的伏汛涨水，不仅呈前罕见之势，而且水色浑浊，前涨未消而后涨踵至，促成了黄河中下游水势骤猛，大河汹涌，险象迭现的危急局面。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咸丰~~年 愿月 圆日）辰时，黄河浊流一涨再涨之后，终于在河南祥符县（今属开封）上汛三十一堡决口。此处正南对着河南省城开封，距离不过 员缘华里，冲出决口的黄水以建瓴之势，凄厉地呼啸着漫卷而下，掀起了满天的黄尘和灰雾，转眼间就吞没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直迫省城。六月十七日子时，黄水冲破护城大堤，围住了开封！

这时，那位在稍后参加签订《南京条约》的牛鉴还在河南巡抚任上，他在随后的一份紧急奏报中声称已经同驻于黑堽的河道总督文冲失去了联系，这两地虽间距仅 愿圆余里，一片

摇摇

汪洋，声息不通。在几近绝望中，他只能对天号泣，长跪请命，祈求上苍保佑。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后来回顾说，省城被围之后，其非常之险层见叠出。

所谓层见叠出的“非常之险”，最初究竟是什么样的情状呢？据赵钧《过来语》记：“六月初八日，黄河水盛。至十六日，水绕河南省垣，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这只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括，但也不难从中推见，惊涛骇浪，呼啸而至，水高丈余，田庐湮没，城垣坍塌，人民荡析离居，城中万户哭声的灾难性场面。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吏应急乏策，只好匆促重赏雇夫，将五座城门全行堵闭。但由于开封城墙是外砖内土的建筑结构，因年久失修，砖多剥落，简直防不胜防，漫水很快冲漏了地势低洼的城西南一段，瓦解了这种纯封闭式的护城办法。河南巡抚牛鉴不得不自发事的三十一堡乘小船绕道回城，监督堵筑。由于河水湍激盘旋，猛不可状，在最初几天的守城过程中，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七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城南门地段水深持续在一丈四五尺上下，用去星夜赶做的紫土坝十余道及土钱数十丈，“前之冲漏者乃得完固”。而与此同时，曹门、宋门附近也因

为地势低洼，水势益发猛烈，许多地段城垛坍塌，月墙皴裂，又赶紧堆土坝堵塞，但有的地方由于地势太低，反复堵筑，仍是堵不胜堵，无奈之下，只好赶用数十万个棉被棉袄，加上布袋砖包，一拥而上，总算暂时缓解了黄水的压力，但开封城已形如釜底，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更重的灾情还在后头。

立秋以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当中最怡人的时节。然而，道光二十一年（1851）的秋天，人们却沉浸在弥漫半个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的气氛中。紫禁城里被鸦片战争的战火扰得寝食不宁的道光皇帝，还不能不分出精力来批阅和思虑从河南灾区不断驰递而来的奏折。就在六月二十二日，河水再次猛涨，咆哮声声，使本来就被黄水围困的开封城受到更为严峻的威胁。第二天，大水直冲开封城北的护城堤，形势特别紧迫，有人提出立即迁省会于洛阳，巡抚牛鉴在奏折中则坚持认为：“事之至重至急，无有逾于保卫省城者，并无顾此失彼之虑”，大有力排众议，坚守城池的决心。但是，牛鉴的守护省城，是不惜以牺牲开封周围的许多地区为代价的。他一面向朝廷不断上报荥泽、中牟、郑州、内黄、封丘、考城、武陟、孟县、原武、孟津等州县被淹，一

摇摇

面却对这些被淹地区置之不顾，专为守住开封一个孤城而不惜血本：用重价购买砖块或买民间破屋或拆毁废庙，赶做磨盘鸡咀等坝及小砖垛数百道。由于水势凶猛，大坝随筑随淹，只好再拆掉城上垛墙及教场贡院等公所砖石应急，虽属剜肉补疮之举，但舍此也实无他法了。当时任开封府知府的邹鸣鹤对农历七月初七日到十五日之间抢护开封城有过一段相当生动而又令人心悸的记录——

抢护官绅奔命不暇，自初七（愿月圆日）以来，每日辄长水五七尺不等，加以天时阴惨，大雨滂沱，城内坑塘尽溢，街市成渠。城上督工官弁及做工人夫等上淋下潦，咸胼胝于泥淖之中。而溜益加紧，砖质轻浮，随抛随拆，业已计无复之，随搜买磨石二千余盘及重大石块无算，并飞札济源、巩县等处采买碎石运省应用，将巨石向城角抢抛，俟立住脚底，再以砖块加抛，抛成后复抛重石盘压砖坝，乃不至随流淌泻。城外堤口各村庄，溜所过成泥沙，淹溺死者，不可胜算。甚有攀援上树哀号求救，声不忍闻，而波浪掀天，船不能渡，至水涌树倒，随流而逝

者不可胜计。其余迁高阜者半，避入城内者半，而城内民房泡塌，徙避城垛者每日增添。

此后，大水仍无退去的迹象。开封的城墙毕竟年代已久，长时间承受大水的冲击和围困，后果可想而知。有的地段的城墙愈形酥损，到处坍塌；有的地段此修彼坏，百孔千疮；甚至有些地段的城墙堵而再毁，如是反复者达十余次，情形岌岌可危。七月十六日（怨月圆日），大溜再一次排山倒峡地袭来，城根汕刷，坐蛰之处比比皆是。牛鉴别无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抛石护城，这位自知负有“守土牧民”重任的封疆大员面对开封陆沉的严重后果，干脆住到了城头上“躬督抢抛”，但仍扼阻不住黄水狂涨的势头。三天以后，大溜又以澎湃之势将城墙冲塌五丈余长，把执拗地认为凭当时的人力和物力“以之堵大堤则不足，以之卫省城则有余”的牛鉴，几乎推向了绝境。七月二十日，道光皇帝鉴于水围匝月，情形危迫，命牛鉴将城内居民及早迁徙，官员也酌量迁避。牛鉴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又设香案，率下属望北叩祷。七月二十三日（怨月怨日），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了。一位目击

摇摇

者形容当时的险迫情形时称：“浪若山排，声如雷吼。城身厚才逾丈，居然迎溜以为堤，而狂澜攻不停时，甚于登陴而御敌。民间惶恐颠连之状，呼号惨怛之音，非独耳目不忍见闻，并非语言所能殫述。”当天，用于护城的物料已竭尽，城内官民面对狂澜，只有束手待毙了。幸而在这时，有两只料船自北冒险飞渡而来。大概就是这两只船内的物料，加上官民日夜冒死的抢护，古老的开封城才不致在大水中覆没。整个秋天，城内官民很难过上一个可以安眠的长夜，“溜去则城稍定，溜到则城必塌”，甚至一天要塌几次，每次必至危极险，计共塌城区十六七次，刻刻有满城性命之忧。应当承认，守城的官兵和民众，虽面临“登陴御敌”之状，并无惧色，凡可御水的柴草砖石，无不购运如流；凡力能做工的弁役兵民，无不驰驱恐后。包括兰仪汛都司邱广至在内的许多官民都曾因抢护城垣而落水，不少人因此付出性命。他们的凝聚力与抗灾精神，与同一个时间在福建、江浙沿海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官兵们的御侮气概相比，是并不逊色的。

入冬以后，黄水仍不时汹涌奔流，呼啸而来。直至次年春天，大水始终威胁着开封，长达愿个月之久。虽不致呈排山倒海之势，但由

于整座城市被水长期围困，城墙水泡越久，越是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防护工作变得更为吃力。况且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在腹背受敌、军费浩繁、战局每况愈下的情势下，已经很难腾出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对开封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好不容易筹措了缘四余万两银子，几经周折，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三日（源月猿日），才总算使用上，祥符决口也最终堵合了。

这场来势如此迅猛的特大洪水，当然不仅是危害了开封一城，洪水的走向，是将灾难延伸到了广袤的中华腹地。河决祥符后，大溜直奔开封西北角，然后分流为二，汇向东南，又分南北两股，行经之处，覆盖了河南、安徽两省共缘府四州县。其他如江南（今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也有被灾地方。关于灾况，虽然查不到特别翔实和具体的记载，但从一些目击者或当事人的记录可知，洪水所到之处，往往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至于灾民荡析离居，颠沛流离的情景，更是比比皆是。当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这恐怕是灾区较为真切的社会实况。

摇摇

这次大洪水的危害，还不仅仅在于灾民的生命和财产，由于洪水包围的是河南省的统治中枢，一省巡抚所能做的，仅仅是组织城内的军民拚命护城而已，那么，这次河决所导致的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瘫痪从而导致的社会秩序的破坏，无疑不仅仅限于一个开封城和所有灾区，而是整个河南省。它与一场社会因素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

囹圄难与河患的交错

从祥符黄河决口的堵合，到黄河在桃源县的再决口，黄河中下游流域仅仅平静了源个多月。

道光皇帝无暇为黄河流域的这段暂时平静松口气。因为在距此并不太远的长江下游流域，鸦片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1842年 缘月，英军撤出所攻占的宁波和镇海，此后，攻占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炮口对准了长江。远月，英军攻打吴淞炮台，宝山、上海相继失守。苑月下旬，英军进攻长江南岸的镇江，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巷战，随后镇江失守。恩格斯在获悉镇江守军英勇的抗战情形

后赞扬道：“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然而，一旦过了镇江，南京便指日可下了。

还有一位比道光皇帝更真切地体验了天灾和兵燹交织之苦的当事人，他就是祥符决口几个月后被擢为两江总督的牛鉴。在前一年的黄河决口中，牛鉴曾据守开封城头，力排他议，为抢护开封城尽了一份气力。牛鉴的保守开封，是以牺牲河南广大的州县灾区为代价的，而当 1855 年秋他升任两江总督，从黄泛区转到长江下游鸦片战争的战场上时，竟连这点据守孤城、舍身御难的精神也丧失了。1856 年初夏，他和江南提督陈化成奉命扼守吴淞炮台，阻止英军战舰驶进长江。但 7 月吴淞战役中，牛鉴闻风丧胆，临阵逃遁，与英勇作战、据塘击沉三艘敌舰而后捐躯的陈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吴淞炮台失陷后，英舰长驱直入，牛鉴一退再退，躲进了南京城里。到这年夏秋间，他已经和赶到南京的耆英、伊里布商讨怎样与英军议和了。

恰恰就在此时，黄河突于江苏桃源（今属泗阳）北崔镇决口 100 余丈。刚刚平静了源个多月的黄河水，再一次发出凶猛的咆哮。这次的决口处位于黄河下游。前此，南河河道总

摇摇

督麟庆也曾将甘肃、宁夏、河南等地黄河水位上涨的具体数字和险情频频奏报给道光皇帝。但是道光帝拿不出切实可行的防洪方案，因而明知决口在即，身为河道总督的麟庆，除了从事于极原始的加高堤埝等堵防措施外，也只好望河兴叹，“惊恐万分”了。

果然，就在黄河下游沿岸四处报危的紧要关头，愿月 圆日凌晨，一场来自西南的强劲暴风突然袭过桃源县北崔镇一带的黄河河面，水乘风势，掀起冲天的大浪，迅猛地冲破堤口，直穿运河，然后灌入六塘河东区。原来的黄河河道，因桃源决口随即断流。

这次的桃源决口，相对上一年的河南水灾，因位处黄河下游，离出海口不远，因而淹没面积较少。然而受灾面积的多少并不完全意味着灾情的轻重，也不意味着灾情影响的大小。黄河决口后，大溜趋注六塘河，据麟庆探查，六塘河两岸“并无城郭居民”，真正令他“心胆俱碎”的，是害怕大水冲断了运河的驿路。当时《南京条约》尚未签订，坐卧不宁的道光帝一旦得不到及时报来的军情，后果可想而知。因而在决口的第二天一早，麟庆即渡河到运河查看，赶紧设法疏通运河河道。事实上，决口一个多月后，道光皇帝仍得不到一份